

热曼妮·拉瑟顿

埃德蒙·龚古尔 茹尔·龚古尔 著



热曼妮·拉瑟顿

〔法〕埃德蒙·龚古尔 著
茹尔·龚古尔

董纯 杨汝生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Germinie Lacerteux
Edmond et Jules de Goncourt

Série «Fins de Siècle», 10/18, 1979

UNION GÉNÉRALE D'ÉDITIONS

8, rue Garancière, Paris VII^e

热曼妮·拉瑟顿

Remanni Lasedun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 6 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市 人 民 文 学 印 刷 厂 印 刷

字 数 136,000 开 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 张 $7\frac{1}{4}$ 插 页 3

1986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6,400

书 号 10019·4013

定 价 1.30 元



埃德蒙·龚古尔与茹尔·龚古尔

龚古尔兄弟及其自然主义

龚古尔兄弟是法国十九世纪文坛上一对风格奇特的作家兼历史学家。哥哥埃德蒙·龚古尔一八二二年生于法国北部的南锡，弟弟茹尔·龚古尔晚八年在巴黎出世，两人均有志于文学，决定以一种新的美学观点，即所谓“艺术笔法”(écriture artiste)登上文坛。他们两人虽然气质不同，但在文学创作中却配合得十分默契。埃德蒙性格沉静，负责整体构思；茹尔热情奔放，奋笔疾书，挥就一篇篇有血有肉的文字。从一八六〇年创作《查理·德玛耶》到一八六九年完成《热凡赛女士》，两兄弟密切合作，长达十载，主要作品有：《修女裴洛曼娜》(1861)、《勒内·莫泊罕》(1864)、《热曼妮·拉瑟顿》(1865)以及《玛奈特·所罗门》(1867)等。

除大量从事文学创作外，龚古尔兄弟在艺术界也交游甚广，对历史等也有浓厚兴趣。自一八五一年起，他们开始撰写卷帙浩繁的《龚氏日记》。这部巨著历时四十五年，记载了当时许多文坛轶事及社会见闻，成为今天研究十九世纪下半叶文艺史的珍贵文献；该书长达十九卷，一九五六年始得全部问世。

在艺术领域中，他们对十八世纪最有研究，著有《十八

世纪的艺术》(1859—1875)、《大革命时期的法国社会》(1854)、《十八世纪的妇女》(1862)、《彭巴杜夫人》(1878)和《十八世纪人物剪影》(1856)。

龚氏兄弟还醉心于艺术品的研究与收藏，尤其是埃德蒙，他晚年写了专著《乌达玛洛》(1891)和《霍古萨》(1896)，在法国最早评价了日本艺术。

一八七〇年，弟弟不幸病歿。埃德蒙辍笔几年，后又单独继续创作，相继写成小说《勾阑女艾丽莎》(1877)、《桑加诺兄弟》(1879)和《弗丝丹》(1882)。

后期，埃德蒙每周跟友人们在宅邸聚会，探讨各种文艺问题，直至一八九六年去世。他生前留下遗愿，要创立龚古尔文学院，设立龚古尔文学奖金，拟每年在世界上选一部用法语创作的叙事体小说，授予“龚古尔文学奖金”。

龚氏兄弟作风严谨，重视搜集资料，认真研究历史，精心分析细节，不仅使自己的作品具有特色，而且逐渐形成了他们自然主义的创作观。

这两位小说家自诩为“追昔者”和“抚今者”。在他们眼里，历史和小说，乃是性质相同的两种依托，即“历史是故事已经发生的小说，而小说则是本该如此的历史”。他们共同信守的原则是：以对待历史资料的那种严肃细致的态度，从实际生活中取材，描绘真实的生活。对于社会上的各个阶层，不论是贵族还是“贱民”，他们都采用“艺术笔法”去描绘。一方面详尽地分析每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则竭力去寻找一种独特的文字结构和表达形式。譬如，《修

女裴洛曼娜》描写医院修女的爱情遭遇，《勒内·莫泊罕》勾勒新兴资产阶级的面目，《热曼妮·拉瑟顿》叙述下层劳动妇女的生活。在他们两兄弟的笔下，每一部作品都是一个病例，一个他们进行“临床诊断”、以客观的“科学目光”去剖析的对象，篇篇都贯穿着他们的自然主义思想。龚氏兄弟这种文学理论在他们的代表作《热曼妮·拉瑟顿》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通过写这部长篇小说，他们开辟了文学创作的一条新道路。继他们之后，左拉发表巨著《卢贡·马卡尔家族》，又进一步发展了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

在为《热曼妮·拉瑟顿》所写的第一版《序言》里，作者明确宣称自己是“以科学研究和尽科学的责任为天职”。确实，他们从真实出发，努力将艺术与科学融为一体，创造出了一种异常新颖的文学形式。在《序言》中，他们还强调自己的作品绝非“凭空臆造的虚构故事”，不是为了“消愁解闷”，而是要进行“既严肃又生动感人的社会调查”，然后再“通过分析和探索”，写下“当代的伦理史”。同时，他们还大声疾呼，要求把被压在社会底层的芸芸众生搬上文坛。

他们认为，小说家应是科学工作者，就象医生对待各种疾病患者那样不抱任何偏见，一视同仁。在这里，龚氏兄弟点明了他们要选择底层民众为小说主人公的主观意图。

然而，龚氏两兄弟作品中的劳苦大众全都是些性情古怪、甚至是歇斯底里的病态人物。《热曼妮·拉瑟顿》就是一例。这是他们顽固的阶级立场所导致的。

《热曼妮·拉瑟顿》是龚古尔兄弟共同创作的第四部作

品。故事情节十分简单：热曼妮是个农村姑娘，十四岁上父母双亡，只好离乡背井，到巴黎投奔一位胞姐。不久，她被一个咖啡馆男招待奸污，生下一个死婴，精神第一次受到严重打击。接着，她在没落贵族德·瓦朗德伊小姐家当女仆，爱上了一个玩世不恭的年轻工匠。可是，天真姑娘的痴情不断受到无情的嘲弄，那人后来另有新欢。为了维持“爱情”，热曼妮死乞白赖地缠着对方，又慢慢走上了堕落的道路。她开始偷窃、酗酒、撒谎，不顾廉耻地寻求卑下的性刺激，身陷泥潭而不能自拔，最后惨死病榻，无声无息地被埋入了公共坟穴。

这部小说真实而又自然，人物和场景描写细致入微，全书自始至终有着一一种强烈的气氛。有些段落颇象印象派的色彩画，感人至深。龚氏兄弟笔下的热曼妮，其实就是侍候他们四十余载的女仆萝丝。由于作者对人物熟悉，且对其坎坷一生怀有相当的同情，故小说写得十分真切，深刻反映了上一世纪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

在我国，由于种种原因，龚古尔兄弟的作品从未译介过。所以，我们现在先将他们的这部代表作译出，希望能有助于读者认识十九世纪的自然主义文学流派，并通过书中一个“饱含辛酸”的故事，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从而坚定我们追求一个美好世界的信念。

董 纯

一九八五年七月

第一版序言

在出版本书之际，吾辈敬希读者原谅，并拜恳诸君特别留心其中的内容。

这是一部真实的小说，决非读者所喜欢的虚构故事。

读者爱看跻身上流社会的矫饰之作。然而，此书却出自穷街僻巷。

人们对刺激性感的小品津津有味，诸如娼妇自传、私房浪语、色情污垢，以及书商橱窗里伤风败俗的春画之类。但眼下展示给读者的却是既严肃又纯洁的形象。诸君毋望在此看到什么性欲的赤裸映象。因为，本书中呈现的，乃是一种爱情的临床诊断。

众人还偏爱供消愁解闷的读物，譬如结局美满的风流韵事，无伤脾胃、也无碍宁帖的凭空臆造。然而，本书饱含的是辛酸而又强烈的刺激，与读者习惯相悖，且有损其身心健康。

那么，我们究竟为何写作此书呢？难道就真是为了让读者反感，使之颓然败兴么？

否。

生活在十九世纪这样一个普选、民主和自由主义的时

代，我们曾经考虑过：所谓“下贱阶级”是否无权登上小说的大雅之堂？处在社会底层的民众是否就永远不能迈入文学这个禁区，并要备受作家的鄙视？迄今为止，撰书者对这些人的心境和灵魂始终保持缄默，我们则想：在当今这样一个平等时世，无论对作家或对读者来说，是否还存在着某些劣等阶级？还有没有过于鄙俗的不幸和颇伤风雅的悲剧，甚至会造成恶性恐惧的横祸？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们想知道，悲剧作为一种过时文学，一个既往社会约定俗成的形式，是否已不复存在了？在一个没有社会等级、没有法定贵族的国度里，弱小者和贫穷者的悲苦是否也能象显赫者和富裕者的不幸一样得到关注，引起激动和怜悯？总之，下层的眼泪是否也能跟上层的哭声一样令人潸然泪下？

这些想法促使我们敢于在一八六一年写出了拙作《修女斐洛曼娜》，又在今天发表这本《热曼妮·拉瑟顿》。

现在，即使本书遭到诽谤也不足为虑了。今天，小说在发展，在成长，已开始变成文学研究和社会调查的一种既严肃而又生动感人的重要形式。它已通过分析和心理探索，演化为一部当代伦理史。今天，既然小说以科学研究和尽科学的责任为天职，那么它就有权去充分地要求应得的自由和坦率。让小说去探求艺术和真理，写出巴黎的幸运儿们难以忘怀的种种苦难吧！让上流社会的绅士们睁开眼睛看看那些慈善的贵妇们所敢于面对，而昔日的王后亦曾领其儿女去济贫院里一睹释然的人类痛苦吧！这种痛苦无所不在，伤心砭骨，任何人看了都不无怜悯。小说正是应该把

那被上一世纪称为“人道”的广泛概念确立为自己的信条，
并由此领悟到这样一个真谛：它自身的权利也恰在于此。

一八六四年十月于巴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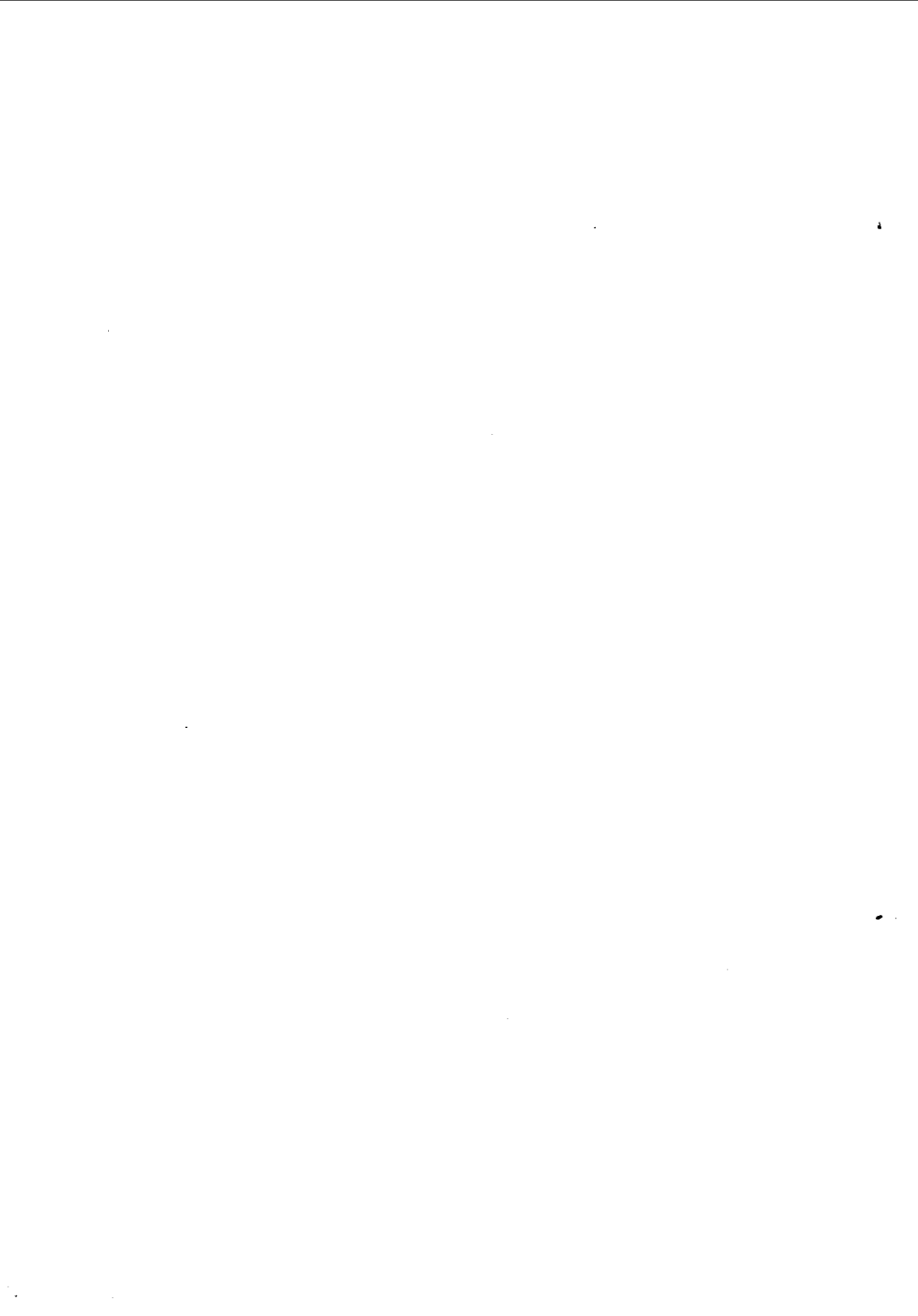
目 次

龚古尔兄弟及其自然主义 1

第一版序言 1

热曼妮·拉瑟顿 1

热曼妮·拉瑟顿



—

“得救了！小姐，您真的得救了！”女仆刚送走医生，把门掩上，便兴奋地喊了起来。她径直奔向女主人的卧榻，怀着无比幸福的激动心情，抱着被子里的老妇人，狂吻她那瘦骨嶙峋的身躯。老人躺在一张大床上，更加显得羸弱，象个孩子一样。

老媪默默地用双手捧起女仆的脸，把它紧紧搂在怀里，长嘘一声，轻轻地说道：“唉！那就还得活下去罗！”

此情此景发生在一间不大的屋子里。从装着三根黑色空心铁条的窗口远眺，瞥得见窄窄一片蓝天和一些房顶的轮廓。再往远去，在两幢几乎毗连的楼房之间，伸出光秃秃一根树枝，但看不见树干。

房间里的壁炉上摆着一只桃花心木方盒，里边装着一座钟；钟面宽大，上印粗体数字，时针显得沉甸甸的。座钟两侧的玻璃罩下各有一个烛台，由三只交颈天鹅组成，脖子上绕着一个金色箭袋。壁炉旁边放着一张伏尔泰式扶手椅，椅垫是小女孩和老妇人常织的那种绒绣图案，两只扶手裸露在外。墙上挂着两幅具有贝尔登情趣的意大利风景画。还有一帧水彩花卉，画的下角用红墨水写着日期。此

外，还有几件小巧玲珑的艺术品悬挂在墙上。帝国款式的桃花心木五斗柜上有一尊时光神像，用青铜制就，呈举镰奔跑之态，那是一个小表的基座，表上的数字用钻石组成，嵌在四周镶着珍珠的蓝珐琅底盘上。地板上铺一地毡，火红衬底上的宽条图案黑绿相间。窗帘和床帷是一种古老的波斯光面印花布，浅褐色的底上印着红色花样。老妇人床头斜挂着一幅男子肖像，面部线条严厉，目光好似凝视着病人。他穿件高领绿缎子上衣，颈上系条薄薄的软领带，额头四周松散地结着一块平纹细布，那是大革命头几年颇为流行的一种装束。躺在床上的老妇与他十分相象：眉毛一样浓黑，表情一样威严，鹰钩鼻子和面部表情同样地显示出意志、决心和力量。画中人与她相比，俨如一对父女。但是，老妇脸上僵直的皱纹却有某种神采，某种诚挚和慈善之光。

那是初春的一天黄昏，时近五点钟光景，夕阳余辉洒满卧室，晶莹如水，和煦的春光里略带微寒，玫瑰色的晚霞化成袅袅白烟，渐渐隐去。天空充满新生命的光辉，象一片未耕耘的土地，虽显得有点忧郁，但娇态令人爱怜，温存得使人幸福，让人心醉。

“怎么，是我的热曼妮在哭吗？”老姐停了片刻问道，同时抽出被女仆吻湿的双手。

“啊，我的好小姐，我真愿意一直这样哭下去。该多好呵！我想起了不幸的母亲……想起了昔日的一切……要是您知道！”

“来，来……把你母亲的事讲给我听听。”女主人说着，

合上了眼睛，准备听她说端详。

“咳，我那可怜的母亲……”女仆由于心情激动，略略停顿了一下。接着，她的滔滔话语便从幸福的泪水里倾泻出来，童年的一切似乎又涌上了心头。她怀着倾吐衷肠的喜悦说道：“可怜的母亲，她最后一次出门的样子，至今还闪现在我的眼前……她带我去望弥撒……我还记得，那天是一月二十一日……我们进去的时候，正在念国王遗训^①……嗨，我母亲为我可受了苦啦！她怀我的时候已经四十多岁了，我父亲没少让她流眼泪。那时，家里已有三个孩子，可是面包却没有那么多……我爸爸自尊心又极强，只要家里还留下一片豌豆荚，他也不肯接受神甫的施舍……唉，那时候，我们家吃的饭菜常常是清汤寡水的，一点油星儿也看不见。对我来说倒没什么，因为妈妈对我有点偏爱，总能在肴里找到些猪油或奶酪涂在我的面包上。她去世的时候，我还不满五岁。母亲一死，我们家的日子可就更悲惨了。我有个大哥，长得面皮白净，蓄着一把黄胡子……他人可好呢，好得简直没法说。大家都很喜欢他，给他起了种种绰号……有人叫他‘菩萨’，我不知道是为什么……还有人喊他‘耶稣’、‘基督’……我哥哥是个工人。他身体弱，但为生活所迫，天刚麻麻亮就得呆在织布机旁。我们是织布工人，您知道……他不干到天黑是不落梭子的……哥哥为人耿直

① 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尔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里，法国仍残存一股保王势力，故在路易十六一周年忌辰时，教堂里仍念遗训。